

[美] 安东尼·多尔 著 黄瑶 译

Anthony Doerr

记忆墙

Memory Wall

中信出版集团

[美] 安东尼·多尔 著 黄瑶 译

Anthony Doerr

记忆墙

Memory Wall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墙/(美)安东尼·多尔著;黄瑶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10
书名原文:Memory Wall
ISBN 978-7-5086-9080-3
I. ①记… II. ①安…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4622号

MEMORY WALL

By Anthony Doerr
Copyright © 2010, 2011 by Anthony Doer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记忆墙

著 者: [美] 安东尼·多尔
译 者: 黄 瑶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0 mm×185 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4-812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080-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记忆墙》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朋友们：

我十五岁那年，祖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们眼看着她的思维逐渐衰退。她忘记我们是谁，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记如何爬上楼梯，回到卧室，并最终忘记了如何进食。可她却还记得某些奇怪的事情：童年时的电话号码、自己婚礼的日期、心爱歌曲的歌词。她已经到了不知道我是谁的地步，却依旧能在金罗美纸牌游戏中把我打得一败涂地。

尽管《记忆墙》的故事被设定在了四座大陆上，故事主人公的年龄、性别和国籍也不尽相同，但在我心里，它们就是一连串的窗户，能够望见我年少时每日都在摸索的一个问题：记忆是什么？它是如何决定我们是谁的？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讲述了每个小时都有不计其数的记

忆正在世界各地消失，而与此同时，孩子们正四处探索，审视在他们看来全新的领域。他们将黑暗向后推去，在身后撒播记忆。通过这种方式，世界得以重塑。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故事。非常感谢你们的阅读。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large, flowing 'A' followed by a horizontal line and a small flourish.

敬上

“你不得不开始失去记忆——要是能零零碎碎地失去就好了——才能意识到记忆才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记忆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就像一个没有表达能力的情报员不是真正的情报员一样。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连贯性，我们的理由，我们的感觉，甚至是我们的行动。没有它，我们一无是处。”

——路易斯·布努埃尔，《我最后的叹息》

目录

中文版序	001
记忆墙	001
繁衍，生育	125
非军事区	163
113 村	177
涅姆纳斯河	223
阴间	267
致谢	350

记忆墙

院子里的高个男人

弗雷得赫伊克是能够俯瞰开普敦的一片郊区：这里拥有温和的雨水、窗户宽大的顶楼公寓，还有不声不响却气势汹汹的汽车。七十四岁的阿尔玛·克纳切克就居住在这里。她的花园背后，郁郁葱葱、层峦起伏的桌山赫然耸立；从厨房的露台向外望去，万家灯火在层层雾气背后如同烛火般忽明忽灭。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前门外的防强奸折叠门^①一阵咯咯作响，吵醒了阿尔玛——有人钻进了她家。她的手臂抽搐了一下，把一杯水打翻在床头柜上。客厅的地板发出尖利的响声。她听到类似喘气的声音。水滴落在地板上。

阿尔玛勉强压低嗓门，问了一句：“有人吗？”

一个影子从走廊上飘过。她听到了一只鞋在楼梯上刮擦的声音，随后又什么都听不到了。晚风吹进房间——闻上去

① 防强奸折叠门（rape gate）是一种房门，一般用于区分卧室与其他房间，防止夜间入室强奸案的发生。——译者注

像是赤素馨花和木炭的味道。阿尔玛把一只拳头按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从露台的窗户向远处眺望，月光照耀下的云朵正在城市上空飘动。溢出的水缓缓地涌向卧室的房门。

“谁在那里？有人在吗？”

客厅里的落地大摆钟一秒又一秒连续摆动着。阿尔玛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她的卧室似乎正在徐徐转动。

“哈罗德？”阿尔玛想起哈罗德已经死了，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问，“哈罗德？”

二楼又传来了脚步声。另一块地板也抗议起来。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她或许听到了某人走下楼梯的声音。又过了整整一分钟，她才鼓起勇气，拖着慢吞吞的脚步走进客厅。

她家的前门大敞着。街道尽头的黄色交通信号灯闪烁了三次。树叶静默无声，房间里一片漆黑。她拉上防强奸折叠门，砰的一声关好房门，挂上门闩，隔着窗棂向外窥视。看了不到二十秒的时间，她走到边桌旁，笨拙地摸出一支笔。

一个男人，她写道。院子里的高个男人。

记忆墙

赤着一双脚，连假发也没戴，阿尔玛举着一只手电筒站在楼上的卧室里。楼下客厅里的钟嘀嗒作响，宣告着夜晚的结束。片刻之前，阿尔玛还确信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可此刻的她却不记得那是什么了。

一扇窗户半敞着。客房的床铺得整整齐齐，床罩光滑平坦。床头柜上立着一台微波炉大小的机器，上面印有“开普敦记忆研究中心财产”的标志。三根导线缠绕着机器，连接到一个看似自行车头盔的东西上。

阿尔玛面前的墙壁上满是零散的纸。图表、地图，还有布满潦草字迹的锯齿状纸片。夹杂在纸片间闪闪发光的是上百张塑料盒式磁盘，每个都有火柴盒大小，上面刻着四位数字，被人用大头针依次按在墙壁上。

手电筒的光束停在了一张彩色照片上。照片中的男子正从大海里走出来。她用手指摸了摸照片的边缘。只见那个男

人把裤腿卷到了膝盖上，表情有点像是在做鬼脸，又好像是在咧着嘴笑。冰冷的水。照片上写着“哈罗德”的字样——她知道那是她的笔迹。她认识这个男人。闭上眼睛，她还能回忆起他牙龈上粉红色的肉、脖子上的皱褶和那双长着巨大关节的手。他是她的丈夫。

照片四周，拥挤的纸片和塑料盒式磁盘层叠着向外扩张，用图钉、口香糖和钉子固定着。她看到了任务清单、简短的笔记，以及某种也许是史前怪兽或野兽的图案。她读了读：“你可以信任菲克”，“拿走波莉的可乐”。一张传单上写着：“波特房地产”。还有一些奇怪的短语：“恐首龙”、“二叠纪末”、“大型脊椎动物墓地”。有些纸是空白的；另外一些则带有划除和涂擦过的痕迹。在从一本小册子上撕下来的半页纸上，有人颤抖着在一句话下面反复画了几条横线：“记忆不存在于细胞体内，而是存在于细胞外间隙。”

一些盒式磁盘上也留有她自己的笔迹，就在数字的下面。博物馆。葬礼。哈蒂家的聚会。

阿尔玛眨了眨眼。她不记得自己曾经在小塑料磁盘上写过字，或是曾把撕下来的书页钉在墙上。

身穿睡衣，她坐在地板上，伸开两条腿。一阵狂风从窗

口匆匆吹过，吹得那些纸片纷纷活了起来，手舞足蹈地拉扯着身上的钉子。没有被固定住的纸片旋转着飞向了地毯的另一边。盒式磁盘发出了咔嗒咔嗒的轻响声。

在墙壁正中附近，手电筒的光束再次找到了那个男人从海里走出来的照片。有点像是在做鬼脸，又好像是在咧着嘴笑。那是哈罗德，她想起来了。他是我的丈夫。他已经死了。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毋庸置疑。

窗外，在棕榈树的树冠背后，在城市的灯光背后，月光在大海上流淌，此外则是一片阴影。月光，阴影。一架直升机掠过。棕榈树纷纷躁动起来。

阿尔玛垂下目光。她的手上握着一张纸条。一个男人，上面写道。院子里的高个男人。

阿姆尼斯蒂医生

菲克驾驶着梅赛德斯轿车。公寓的塔楼反射着清晨的朝阳。轿车在红灯前咕噜作响。阿尔玛斜眼望向窗外一闪而过的路牌，开口问了六次他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们要开车去看医生，阿尔玛太太。”

医生？阿尔玛揉了揉眼睛，不太确定。她试着往肺里吸上满满一口气，还玩弄起了自己的假发。梅赛德斯轿车爬上一座停车库的斜坡。车胎发出了尖利的叫声。

阿姆尼斯蒂医生的楼梯是不锈钢的，两边种着蕨类植物。这里立着一扇防弹门，转角处还印着街道的名字。对阿尔玛来说，这儿就像自己童年时住过的房子那样熟悉，倒是她的身体在此期间好像大了两倍。

他们敲响蜂鸣器，走进了候诊室。菲克在膝盖上敲着指尖。距离他们四张椅子的地方，两个衣着考究的女人正坐在一只鱼缸旁边，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年轻几十岁。两人的耳垂上都戴着饱满的珍珠耳钉。阿尔玛心想：菲克是这座大楼里唯一的黑人。一瞬间，她记不得自己来这里要做什么了。可这张椅子上的皮革，还有那座咸水水族箱里的蓝色砂砾提醒她，这里是记忆诊所。这还用问吗。阿姆尼斯蒂医生？在绿点^①。

几分钟之后，阿尔玛被人护送到了一张铺着皱纹纸的椅

① 绿点（Green Point），开普敦地名。——译者注

子上，椅面上还加了坐垫。此时此刻，一切都熟悉起来：橡胶手套纸盒，供她装耳环的塑料盘，她衬衫下的两个电极。他们掀开她的假发，将一种冰冷的胶体涂在她的头皮上。电视面板上显示的是沙丘，然后是蒲公英，之后是竹子。

阿姆尼斯蒂。一个可笑的姓氏。它意味着什么？原谅？缓刑？不过，要比缓刑更长久，不是吗？缓刑针对的是不道德的行为，还有某些做了错事的人。等到他们回到家，她会让菲克去查一查。或许她会记得亲自去查一查。

护士开口说话了。

“远程刺激器还好用吗？你有没有感觉到任何起色？”

“起色？”她想，是这样的。事情似乎的确正在好转，“一切更分明了。”阿尔玛答道。她相信自己应该这么说。新的路径正在搭建。她正在记起如何去回忆。这就是他们想听的。

护士低语起来。沙沙作响的脚步在地板上扫过。看不见的机器在哼鸣。阿尔玛能够迟钝地感觉到，有人正将橡皮帽从她头盖骨上的接口中拧出来，还有四只螺丝钉正被同时插入。她的一只手中握着一张字条：菲克在候诊室里。阿尔玛看完病，菲克会开车载她回家。当然啦。

开着小圆窗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肤色苍白、身穿绿色

大褂的男人从门口飞快地走过，身上散发着口香糖的气味。阿尔玛心想：这地方还有其他的坐垫座椅，还有别的和这里一样的房间，以及其他正在撬动别人混乱大脑的机器。它们在大脑中搜寻记忆，把记忆刻进小小的方形盒式磁盘中。企图击败遗忘。

她的头被锁定了。铝制百叶窗噼啪作响地敲击着窗户。喘息间，她能够听到车流正呼啸而过。

头盔落了下来。

大约三年前

“记忆不会被储存为脑内细胞分子的改变。”三年前，阿尔玛第一次如约赴诊时，阿姆尼斯蒂医生就曾告诉过她。她已经在他的候补名单中等待了十个月。阿姆尼斯蒂医生留着一头麦秆色的头发，肤色近乎透明，眉毛难以辨认，说起英语来仿佛每个词都是他不得不小心从齿缝间递出来的一颗小鸡蛋。

“人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们错了。事实